山城滦平的豪情与细腻

杨一枫

去年8月，我被选派到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挂职锻炼。到滦平第一天，我被安排住在县委党校宿舍。安顿好，我出来想去买几个苹果，站在路口，有点吃惊：我似乎已经看到了滦平的全貌！眼前是一条光亮的下坡路，这笔直的光线直插到坡下，然后突然四散开来，散成满城的灯火，散成了一个具体而微的美丽山城。

小城与驿道

这是一个山城？没错，一个小小的山城。这里几乎看不到北京随处可见的小黄车，上上下下的坡路把共享单车“拒之门外”。冬天走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，去超市买东西，下坡的时候冷风嗖嗖，上坡的时候步履维艰。有一次我去买棉拖鞋，上坡时帽子被吹飞，害得我竟然追出两个街口，现在回想起来还忍不住笑。

夏天的傍晚，倒是别有韵味。清风徐来，白天的热浪悄然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满城的裙裾飘飘。沿着山坡往下，几栋高楼在眼前，而在高楼间闪跃着大片的绿色，那是什么地方？

经过几家店铺，一转，再上坡，竟然看到一座街心公园，这座公园就是一座山，所以叫南山公园。这座山就在身边，举目可见，对于常居北京的我来说真是难得。

在滦平县城生活了几个月，我渐渐发现，具体而微、紧凑齐全是滦平的性格。从党校的坡路下来便汇入到车水马龙中去，这车水马龙有个名字，叫华兴路。在华兴路上走几步就是超市，再走几步就是药店，再走几步就是电影院，而羊汤、羊肉串、米线、臭豆腐馒头、麻辣虾、饺子以及各种炒菜散布在随处可见的小餐馆里。

初到滦平觉得道路很复杂，稍微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很简单，县城的主街一共就四条，中兴路、宜兴路、滦阳路与华兴路平行而置，与宜兴河一道，在南山和北山之间蜿蜒向前，流进源远的岁月中去。

从北京下了高速，驱车一路向前，你会发现，滦平是一座山谷中的城市，仿佛是两山夹一条通道。不错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就是一条通道。清朝，皇室从北京去承德避暑山庄、去坝上草原，要过滦平。目前发现的5条御路、8座行宫、8座敕建庙宇便是实证。御路文化、驿路文化，如今是滦平的一张亮闪闪的名片。

温暖与感动

我在北山上班，住在南山宿舍，每天上下班要横穿四条街。一次上班，绕了点儿路，猛然看到路旁有一个巨大的敦（中国古代食器）神气活现地伫立在晨光里。这一个小小的街边广场，竟藏着滦平的浩大历史。

小广场上有许多雕像，王安石、包拯、沈括、欧阳修、戚继光……这些人都曾到过滦平。仔细研读滦平历史，倒也不甚稀奇。今天从北京往东北，过了司马台长城不远，就是金山岭长城，而金山岭长城就在滦平县域。古时，滦平其实已在长城之外，也属塞外。宋使辽、明使后金或是与后金交战，都要到这个塞外，而守护金山岭长城最有名的便是戚继光了。

提起塞外，便想起西风、荒草、烈酒，还有纵马驰骋的豪情。这豪情，经过时光的打磨，幻化成一阵金风，吹过残阳如血的古战场，吹过荒无人烟的山谷，吹过伞盖遮道的驿路，吹得人来人往、营帐林立，吹得高楼鳞次、大厦栉比……最后绕过那炊烟袅袅的村落以及灯火万家的城市，吹进滦平每一个人的骨子里，变成一种性格。

坐在小饭馆中、走在大街上、散步在公园，你会发现，这里人的嗓门儿都特别大，我第一次听到“吃了吗”可以说得这么惊天动地、响遏行云！但相处得久了，你又会发现他们的细腻和质朴。

一次，从北京坐公共汽车回滦平，出了车站，看到几辆出租车，我习惯性地走过去，问：“师傅，党校您走吗？”司机师傅从驾驶座费劲儿地探过身，把我这边的门打开，说：“请您上车，您到哪儿都走！”路上，看我是外地人，他侃侃而谈，给我讲了各种滦平趣事；快到党校的时候，他又主动向我介绍，党校附近哪儿有超市，哪儿有医院，哪儿有公园，我心里顿感温暖。

从夏天到冬天，这温暖的感觉一直陪着我上下班，走村入户。一次，我5点半出发下乡，没顾上吃早饭。我站在村部门口一阵一阵咳嗽，有人快步走了过来，从包里掏出一塑料袋小包子和一盒咳嗽药递给我：“琢磨着你这么早应该没吃早饭，听你电话里在咳嗽。”过了四十，我觉得自己很难轻易动感情，不过这次还是被感动了……

奋斗与美丽

有一天，结束了工作后，感觉确实有些累，我便放下手头的事儿，去南山公园走走。冬天的南山，枯林寞寞，人影寂寂，夕阳斜斜地照过来，只在林稍。

追着夕阳的光，我上了半山的亭。提了提厚重羽绒服的下摆，靠着柱子坐下。四下一望，胸中一畅，没有树叶的遮挡，大半个山、小半个城，尽收眼底。

“痴儿了却公家事，快阁东西倚晚晴。”的确呀，我正好暂时了却了公事，坐到这亭子里，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分，看满天的晴光灿烂。恍惚中，黄庭坚瘦长的身影迤迤然走进亭里，朝我走来，然后竟然与我长长的影子合而为一。影子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渐渐，最后一缕红光在柱子顶端的雀替上一闪便不见了。再看远方，正是“落木千山天远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”。

暂时妄自攀附了一下古人，之后我把更多的思索放到了当下。我发现，正是这“痴儿”不能了却的公事让我换了一种看待景物的方式。比如看到南山的丛林，就会想到前些天参加的河北省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视频会议：坚决排查隐患，隐患就是事故；不要只重视春防，也要重视冬防……怎样排查隐患、什么样的林木容易失火、有哪些引起火灾的原因、如何层层部署，这些我需要学习的问题，此时都仿佛变成了实质，在渐渐暗下来的林木间徘徊。

我惊奇地发现，现在竟然可以把以前认为完全不相关的事物，比如公事和美景，融合在一起。当有了这种思维的转变，美景也有了着力点，不是飘在空中，而是脚踏实地地美丽着。

坐在会议室，从建档立卡户的档案中暂时伸了伸腰，我瞥了一眼窗外，正是夜色初临，华灯初上。深夜，走出大楼，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，抬头仰望，今夜滦平，星光满天。我厚厚的雪地鞋踏在台阶上，内心充实愉悦。“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”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正在我内心深处有力地激荡着。

（杨一枫，本报主任编辑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）

上图：今日滦平

滦平县委宣传部供图

左图：街边广场上的雕像

杨一枫摄

行天下

古皖名城尽梅花

霍建明

记忆中，那年也是在安徽潜山市天柱山麓梅园，看着一朵朵梅花，我如痴如醉，清新和惬意抚慰我的肺腑。时间一晃近5年过去了，我又一次来到梅园，发现这里的规模更大了。赏梅人中有老朋友，但更多的是新面孔。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，第一次赏梅我在壮年之列，现如今两鬓却染上了岁月苍白。

潜山市梅城镇，不仅在城郊野寨山谷流泉、城北彰法山上有了傲雪的梅，在通往天柱山主干道的左侧，也呼啦啦一下子冒出了一个占地330亩的梅园，至于城镇乡村庭院里、书桌上的梅花盆景更像雨后春笋，不胜枚举。

梅城梅花复苏崛起的过程，酷似古人所说：贵稀不贵繁，贵老不贵嫩，贵瘦不贵肥，贵含不贵开。引申言之就是，梅“瘦”不要紧，多些梅花协会热心人的鼎力呼梅、植梅、护梅的“肥”，多些诗人、作家和摄影家的“助力”，历史文化名城梅城总有一天会显现“天柱山麓春风来，万千梅花古城开”的动人景象。事实上，天柱山麓的梅花已成为一种丰厚资源，它靓丽的身姿，对世界地质公园、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天柱山、二乔公园和全域旅游的带动效应，如旭日东升，不可限量。

爱梅，是皖人的一种文脉基因传承，好像你我他顺着安徽水之源的分支潜水之畔款款而行，是一种乡愁，打断了骨头连着筋。梅花原产于中国，梅与兰花、竹子、菊花一起之所以被列为“国画四君子”，并与松树、竹子一起被人们称作“岁寒三友”，是因为梅花象征着坚韧不拔，不屈不挠，奋勇当先，自强不息，其中蕴含着伟大的中国精神，因而受到世人的普遍赞美和爱戴。

梅城有梅花，为潜山市区增添了一丝妩媚与娇艳；梅城有梅花，让天柱奇峰显得刚而柔美。无论是游天柱山还是路过梅城的中外宾客，都会喜欢梅花，并有意无意地与梅结缘。人们喜欢或惊讶的不仅仅是梅的外在形象，更是透过这种植物组织的脊髓缝隙，穿越和洞察历史，发现安徽更深处的历史文化脉络。

漫步在宫粉、粉红、朱砂、黄梅、绿梅等种种梅枝丫丛中，6000多棵梅的暗香，随和煦春风萦绕在文明古城和周边的美丽新农村，居民游客的思绪被牵动着，流动的血液得到了亲切的浸润。

去克什克腾赏雪骑骆驼

陈秀民

哈桑一曲《天下最美》让很多人知道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克什克腾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如诗如画，风景万千。人们常常陶醉于克什克腾春的恬静、夏的妩媚、秋的绚丽，却忽略了冬的静美，雪与克什克腾的冬日相依相随，没有雪的克什克腾是不完整的。尽管今年雪少，可当我们走进莽莽苍苍的白桦林，还是体验到了洁白世界的视觉冲击。

雪是克什克腾冬天的底色。

黄岗梁横亘在克什克腾北部，是大兴安岭余脉的最高峰，大量天然次生林密布。东南角的那片白桦林，是自然保护区最神秘的一片桦树，不仅树干粗壮，而且秘境神幽，一般车辆很难行走，尤其大雪封原后，几乎是寸步难行。

入冬以来，仅有两次降雪，雪势不是很大，可还是把这里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凛冽的西北风在树梢上盘旋，阳光从林隙间流落下来，偶有獐狍野鹿探头，当我们匆忙举起相机准备抓拍时，却已消失在密林深处。桦树与雪同色，唯有樟子松和云杉不愿褪去绿色的外衣，在这雪的意境中，呈现出色彩的起伏。

来到巴彦查干草原，这里空阔得望不到天边。喝两碗牧民自酿的马奶酒，顿觉浑身燥热。德力格尔引我们来到一片平展展的草原，背对着阳光远眺，山坳中的驼队影影绰绰，扎布骑上快马疾风而去，搅起一团雪雾。不一会儿，几十只骆驼在白色头驼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向我们走来。

骆驼是友善的动物，脚掌很大，这使它们行走坚实，运步有力。行走，是骆驼生来铸就的品格，似乎与上苍有个刚直的约定，不惧严寒酷暑，不惧路途遥远，敢于与北方的烈风面对面抗衡，越摧越坚。驼印曲曲折折，蜿蜒跌宕。

走在前面的那匹白色头驼特别威武，背上的两个驼峰一步一颤，扬起高傲的头，遇到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很友好地停下脚步，大家在不同角度摆好姿势，抓拍骆驼的动感瞬间。满足了客人的好奇，头驼打了个响鼻，迈着稳健的步子，带领它的伙伴向夕阳走去，秩序井然。

骆驼素有“沙漠之舟”之称，在克什克腾草原上有上千峰，克什克腾旗专门给骆驼设定了一个节日。一年一度的骆驼节向来引人瞩目，今年的骆驼节与往年又有所不同，达里湖冬捕和雪雕以及银驼文化节一并举行，恰赶在春节即将到来前拉开帷幕，更显得盛况空前了。附近的牧民身着节日盛装，牵着自己心爱的骆驼，向人们展示冬天骆驼独特的健美。草原上的骆驼和西北的胡杨一样，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尤其能耐饥耐饿耐渴，它的坚韧和超强的毅力令人叹服。骆驼有特别能承载的脊背，似乎永远压不垮它。

驼峰里贮存了很多脂肪，这些脂肪在骆驼得不到食物的时候，能分解成骆驼身体所需要的养分，化作生命延续的因子，能够维持连续四五天不进食。另外，骆驼的胃里有许多瓶子形状的小泡泡，那是骆驼的“贮水瓶”，如果是几天不喝水，这些“瓶子”里的水就会释放浸润到肌体里，这便是骆驼特别能忍耐饥渴的原因。

骆驼是游牧民族最可依赖的运输工具，古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，骆驼就是绝对的主力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骆驼的役用功能淡化了，转而在旅游观光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。现在是旅游淡季，倘若是夏秋时节，来巴彦查干旅游的人们可以骑着骆驼，漫游广袤的草原。

克什克腾雪景　**来自网络**

南宁春早

李庆益文/图

南宁春天来得早，还没到三月，这里已是草木葳蕤，花团锦簇，一派春意盎然。

南宁依水而建，缘水而兴，在这座南方城市里，一条名为邕江的河流穿城而过。春风徐徐，沿着蜿蜒河岸线慢慢走，眼前是一条红色跑道，路边缀满了紫色的小花，一朵朵，一丛丛，宛如给大地披上了一袭紫衣。岸边有一棵高大的树，来此之前，我已从远处眺望它许久。春天吐绿，落叶知秋，在我的视野里，这棵树适时令地演绎着四季春秋。

如今，邕江两岸旧貌换新颜，昔日杂乱滩涂变成了滨水公园。置身其中，一步一景，美不胜收。

这是一棵什么树？站在树下，我深感困惑。问岸边一个垂钓的老者，他抬头看了看我，说他也不甚了了，据说是榕树吧。榕树？树干笔直，高大挺拔，与我认知中的榕树相距甚远，他的回答让我更困惑了。也罢，我只能另辟蹊径，于是从兜里拿出手机，看图识物。

绿黄葛树，多美的一种树名啊，我由衷地赞叹道。绿黄葛树，别称笔管榕，那垂钓老者倒也没说错，真是一种榕树。资料介绍，这种榕树属半落叶乔木，叶片大，寿命长，在我国南方常见，很多名胜景区都有生长数百年的巨大古绿黄葛树。

我从树下穿过，继续往前走。路边耸立的几棵木棉树开花了，硕大的花蕾在枝头粲然绽放，红彤彤一片，映红了半边天空。朱槿花开了，芒果树花开了，荔枝树也蓄势待发，这些树木原本就在岸边，只是以前我一直无法抵达，无缘相见而已。

啾啾栖鸟过，一只白鹤划着美丽的弧线，从江对岸翩然飞过，落在不远处的一片竹林里。叽叽喳喳，鸟声从竹林里树丛间响起，此起彼伏，好不热闹。分辨不出是哪一种鸟，树多了，城绿了，鸟儿也多了，谁也弄不清现在这城里究竟有多少种鸟。我有一个爱好摄影的大姐，特别爱拍鸟，她时常晒拍摄的各种鸟儿：蜡嘴雀、绣眼鸟、白眉鸫……一连串我听都没听过的鸟名，让我瞠目结舌。我忍不住问她，南宁真的有那么多鸟吗？她哈哈一笑说，当然，有图有真相。

“嘟嘟嘟”，一艘货轮从下游逆流而上，卷起层层波浪，打破了江面的平静。水波荡漾间，几条鱼儿受了惊吓，“嗖嗖嗖”地从水中跃起，旋即又落入水中。邕江，这条曾经联通粤港澳的河流，是当年货物运输的主干航道，只是近年来受到高铁、物流业发展的影响，一度的热闹才逐渐变冷。如今邕江蓄了水，往来的船舶又渐渐多了，是否还能重现昨日的辉煌？潮起潮落，不可预知，但历史终究会给出答案。

身边人来人往，三三两两，各有各的方向。前面，拐角处是一片开阔地带，未修建邕江两岸时，这里是一片荒芜之地，杂草丛生。如今，这里建成一个休闲场所，内有广场、球场，还有不少休闲娱乐设施。广场上，一个小男孩在奔跑，年轻的母亲跟在后面，一边走一边呼唤，孩子你别跑那么快。广场另一头，两三个稍大的孩子正在踢足球，一板一眼，有模有样。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奶奶，神态安详地坐在场边的石凳上，她的眼光不时瞄向篮球场。我相信，在那块球场上挥洒汗水的年轻人中，一定有她最关注的人。

站在高处，回望邕江，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远处，青山倒影，虹桥卧波，一座充满生机的城市正扑面而来。

上图：南宁花开引鸟来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